

走进 E. M. 福斯特《霍华兹庄园》的金融资本主义

骆文琳

(重庆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东非研究中心,重庆 401331)

摘要:作为文学家生存和创作的基础,经济元素渗透在作家的个人生活、创作动机、价值观念、创作方式、作品内容和作品传播接受中。福斯特《霍华兹庄园》被称为一部“英国社会状况”小说。从资本主义发展史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英国金融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小说以英国金融经济中心伦敦为背景,描绘了中产阶级内部各阶层的金融经济活动,以及金融经济伦理思想。小说深层透视了英国现代化进程中城市与乡村、金钱和文化、传统与进步的矛盾话语,作者试图通过霍华兹庄园这一房地产符号来实现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之间、阶级之间的连接,实现福斯特式的田园救赎。

关键词:《霍华兹庄园》;金融资本主义特征;金融资本主义文化

中图分类号:I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0)06-0067-08

doi:10.19742/j.cnki.50-1164/C.200608

《霍华兹庄园》(*Howards End*, 1910)是20世纪初期英国小说家爱·摩·福斯特完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小说,是作者思想上、艺术上最成熟的作品之一。因其与C. F. G. 马斯特曼的社会学书《英国状况》在同一年出版,而被一些评论家看作是《英国状况》的小说版。如福斯特小说评论专家莱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认为“《霍华兹庄园》是一本关于英国命运的小说,是一部关于阶级战争的故事,这场战争尽管秘而不宣,却是实实在在的。”^{[1]164}近几年来,《霍华兹庄园》在国内受到学者的热捧,却忽略了小说中的金融资本主义形态特征。从经济视角细读这部小说,可以看到它显性或隐性的金融资本主义特征和金融经济伦理思想。马克思主义认为,金融资本主义是从工业资本主义发展起来,它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也是资本主义最终走向灭亡过程的一个阶段。也有西方学者认为金融资本主义并非20世纪才出现。如乔万尼·阿里希(Giovanni Arrighi)在《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一书中提出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循环论观点,即15—17世纪早期的热那亚周期;从16世纪晚期—18世纪晚期的荷兰周期;以及19世纪晚期—目前金融扩张阶段的美国周期。每个周期都经历了首先采取物质资本的扩张然后向金融资本扩张的转化过程。^{[2]46}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鲁道夫·希法亨(Rudolf Hilferding)第一个明确提出“金融资本”概念并对其发展过程及其理论进行了系统阐释。在希法亨的理论基础上,列宁将垄断和金融资本结合起来对金融资本作出了界定:“生产的集中;从集中生产起来的

收稿日期:2020-02-18

作者简介:骆文琳(1968—),女,重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重庆师范大学东非研究中心成员,研究方向:英语文学。

垄断;银行和工业日益融合。”^{[3]39}作为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殊阶段,金融资本主义是金融资本主导社会政治经济,通过金融系统进行货币财富的积累凌驾于产品生产过程之上的社会政治经济。在这一制度中,从储蓄到投资的金融中介活动成为整个社会经济的主宰,并因此对政治与社会发展产生深刻影响。^{[4]72}其主要特征是:经济金融化,城市中产阶级的主要收入来源多元化,政府和银行债券、运河和铁路股票,城市的土地租金、港口设施和各类矿场,以及企业的利润变得越来越重要;靠“食利”为生的阶层增多;金融资本高度集中,出现金融寡头统治,私人垄断资本与资本主义国家权力紧密结合;以追求高额利润为目的的资本对外输出等。

一、“食利”阶层资本收益与资本收益伦理

食息阶层主要指靠继承家族财产进行各种投资而获得收益,从而过上衣食无忧生活的中产阶级。保罗·德莱尼在《金钱的岛屿:〈霍华兹别业〉中靠股息生活阶层的文化》一文中指出:像他之前的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一样,福斯特坚持揭露真相的观念。他想披露与自鸣得意的自由主义纠缠不清的经济根源。随着19世纪英国财富剧增,食息阶层(那些主要靠投资收入维生的人)的数量和社会影响力急剧上升……,这个阶层产生了对艺术、慈善事业、废奴事业这些良好事业慷慨的支持者,但同时也可看出因其根本的寄生地位使这个阶层具有妥协倾向。^{[5]67}福斯特本人正是这一阶层的代表。8岁时他继承了姑妈8000英镑的财产,其母亲也获得同等数额的遗产。这些资金确保了福斯特过上舒适无忧的生活,进入英国公学和剑桥受到良好教育。从8岁到25岁,福斯特每年可以获得240英镑,25岁后获得资金的独立支配权,福斯特随即对这部分资金进行了各种投资,其中的一项投资就是英美大南方铁路(British American Great Southern Railway),每年获得5%的收益。Wifred Stone在《论福斯特的盈利和亏损》一文中谈道:福斯特一生都在为钱担忧。他不是焦虑如何赚钱,而是如何拥有财富,如何在无产者的世界里体面地做个有产者。对财富的伦理、财富对人性的塑造的思索,一直贯穿着他的整个文学创作生涯。^{[6]69}福斯特的自传小说《最漫长的旅行》刻画了这一阶层的生活所带来的一系列情感困扰。福斯特曾经在工人学院做过兼职教师,这段经历使福斯特进一步看到他自己舒适无忧与学生们窘困生活的巨大鸿沟。1946年,他在一篇名为《我们时代的挑战》的文章中写道:我在那些久远的、梦幻般的岁月里所受到的教育让我变得软弱。虽然教育是人性化的,但它是有缺陷的。因为我们中没有任何人意识到自己的经济地位。高尚的思想随着滚滚而来的丰厚股息而产生。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我们一直在剥削自己国家的穷人和国外的落后民族,我们在投资中得到的利润大大超过了实际应得的。而且我们拒绝接受这样难堪的现实。福斯特在拷问着自己:整个阶层靠着别人的劳动来养活,群体价值何在?

《庄园》中,女主人公玛格丽特小姐一家正是这一阶层的代表。玛格丽特父亲是德国人,后来举家在伦敦定居。依靠她祖上留下的遗产,玛格丽特每年有500英镑的收入。在小说第三章,玛格丽特的姨妈责怪玛格丽特将钱从“万无一失”的国内市场投资中撤出,转投海外项目。福斯特用“万无一失”形容国内市场,指的是当时英国政府发行的一款叫 Consols 的国债,该证券持续几十年保持2.5%~3.5%的稳定收益。玛格丽特的姨妈希望玛格丽特姊妹投资国内项目,在国内铁路上投上几百英镑。“出于礼貌,玛格丽特在诺丁汉铁路和德比铁路投资了几百英镑。后来,尽管海外项目一本万利,诺丁汉铁路和德比铁路渐渐衰落,节节败退的架子也只有国内铁路端得起。……海伦也从公债中把她的钱撤出来,一部分钱投资到诺丁汉铁路和德比铁路上了。”^{[7]14-15}福斯特用“一本万利”来描绘这个时期颇受青睐的国际金融投资。显然这种海外投资对英国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1855—1914年,英国的海外投资剧增,新证券海外投资总量达到40亿英镑。当伦纳德不幸失掉工作,生活穷困潦倒时,海伦在离开英国前决定

拿出 5000 磅资助他。“海伦把自己的钱折腾得乱七八糟,甚至把诺丁汉铁路和德比铁路的股份都卖掉了……然后,她又把钱投资出去,而且,她的股票经纪人建议合理,她倒是比过去变得更加富有了。”^{[7]321}从上面描写可知,在 20 世纪初,食息阶层的股票投资比较容易获得巨大的回报。

作为文化人形象的代表,玛格丽特深深意识到,“这世界的灵魂是经济”,她懂得金钱是一种教育。在一次文化讨论会上,她大谈自己这个阶层与资本家的紧密关系:“你和我还有威尔科克斯一家站在钱上。钱在我们脚下稳如磐石,我们忘了它的存在。只有我们看见我们身边的有谁摇摇晃晃,难以为继,我们才从中认识到一种可靠的收入意味着什么。我开始想到这世界的灵魂是经济,想到最深的深渊不是缺乏爱,而是缺乏银币……我认为这就是坦坦荡荡地面对生活。我厌烦这些装穷的富人——他们以为对那座让他们站在海浪上的金山视而不见就能彰显他们的卓越头脑。我每年脚下有六百磅钱,海伦脚下也有那么多钱,提比以后脚下会有八百磅呢,我们的英镑掉进大海后会立即再生,我们所有的思想都是六百磅钱的思想,所有的话也是六百磅的话。因为我们自己没想到去偷雨伞,就忘记了在海底挣扎的人是想偷雨伞的,在这里是笑话,到那里就是现实。”^{[7]73}她非常理性地向海伦解释自己为什么要嫁给威尔科克斯:“如果像威尔科克斯先生这样的人没有在英格兰实干,已经死掉几千年了,那么你我别说坐在这里,活都活不成了。没有他们,便没有火车,没有轮船,把我们这些文化人运来运去,连田野都没有了。只会过着野蛮的生活。不——也许野蛮的生活都过不上,没有他们的精神,生活也许永远不会摆脱原生状态。我越来越难以一面支取我的收入,一面对那些保障我收入的人冷嘲热讽。”^{[7]219}

玛格丽特和福斯特一样,试图将这一有保障的生活和精致的文化与资本家发挥的作用连接起来。她不得不承认,文明建立在一步步野蛮上,精致文化的根基乃是经济不公。正如希法亨在分析金融资本与各阶级时提道:“所有者的利益越来越统一化,因为收入的来源变得多样化。”^{[8]393}

二、金融阶层房地产价值投资与现代游牧文明

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与过去社会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所有的使用价值都被特定的社会形式所规定,使之成为交换价值的载体,商品交换的过程使物的质性被抽离,量的关系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9]130}在金融资本主义阶段,资本离开商品生产的固定支出,脱离商品生产的基础中的使用价值,即商品的内在价值,内在价值产生于商品为满足消费者需求所具有的生产率。资本不再代表商品物质属性当中的质性。相反,资本的价值体现其纯交换功能,代表了一种量性,受制于不断变换的经济元素。使用价值不能决定商品的价格和市场价值,但它却有代表商品能力的内在价值去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金融资本本质具有抽象性、流动性和不稳定性。在金融资本主义时期,并不是交换价值越来越重要,而是使用价值不再是资本价值的基石。作为金融资本积累途径之一的房地产投机,在金融资本主义阶段,它往往会大大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希法亨也指出:由于利益的统一化,城市资本家与大小土地所有者的联动,城市资本家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的欲望,促使他们谋取地产。^{[7]395}小说中,代表城市金融资本家阶层的亨利·威尔科克斯在西非买下大量土地种植橡胶,成立了“帝国与西非橡胶公司”,成为商界大亨。他对扩大资本眼光独到,投资房产就像“收集蚂蚁一样”,购买了包括乡村庄园、郊区别墅、城市公寓等大小八九处房产。

面对不可阻挡工业化、城市化趋势,福斯特在小说中很不情愿地将伦敦的崛起作为不断流动的现代生活表征:“这个城市本身就是他们(施耐格尔一家)生活的写照,起起落落,不断变动,……这个名闻遐迩的建筑拔地而起,那个建筑便在劫难逃了。”^{[7]132}因为地产价值大幅上升,土地所有者乐意把房子拆掉重建豪华公寓。在伦敦的灰色浪潮中,即使是食息阶层的施耐格尔一家也未能幸免。他们在威克姆老

巷的老宅“早晚也会被一一拆除,在它们的地盘上会冒出来另一个岬角,一如人类在伦敦这块寸土寸金的土地上一层高似一层的摞起来。”^{[7]6}在城市改造中不可避免成为游牧一族。“资产的时代连资产主也不放过……封建社会对土地的拥有权,给人带来威严;而现代社会对动产的拥有权,却让我们走回头路,又成了一种游牧民族。我们正在回到行李卷儿的文明,未来的历史学家会发现,中产阶级增加了财产,却在地球上无法站稳脚跟……”^{[7]187}

福斯特在《庄园》中将城市化的流动性和易逝性等特征归因于房地产价值的增长。面对城市的快速扩张与变化,不同人物有着不同的认识。对资本家亨利来说,“这是做生意的好环境,”其座右铭是“专心致志”。玛格丽特却表示恐惧和担忧:“我厌恶伦敦这种没完没了的变动。这算得上我们的劣根性的一个写照——永远形不成模样,所有的品质,好的,坏的,无所谓的,统统在川流不息中——流啊,流啊,没完没了地流啊。这才是我真正害怕的东西。”^{[7]228}“房屋死亡各有各的方式,如同一代又一代的人一样死得五花八门,一些发出悲惨的吼叫,一些不声不响却转生成了城市的幽灵。还有一些——比如威尔科姆老巷的死亡——不等房体倒塌,灵魂便悄然离去。”^{[7]322}福斯特看到了这种对土地的临时性的地产价值的认知不但阻碍了社会文明进步,也会改变人性。“威尔科克斯家族在这地方没有根基,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根基。”^{[7]313}“伦敦只是这种游牧式文明的一道小凉菜,可那种文明却正把人性深深地改造着,给人际关系一种从来没有承受过的压力。在世界主义的影响下,如果这种文明来了,我们不会得到大地的帮助。”^{[7]326}

《庄园》描绘了被交换价值或关系价值消费的伦敦城的金融图景。福斯特批评了伦敦对内在价值的丢失,试图通过回归英国理想的乡村别墅来保留内在价值。^{[10]453}小说的许多情节显示了要保护霍华兹庄园免受商品交换体系的侵蚀。露丝·威尔科克斯太太想把霍华兹庄园留给玛格丽特小姐,因为她认为玛格丽特和自己一样,更看重房屋的内在情感价值,霍华兹庄园代表了一种世代相传的精神延续。而威尔科克斯却只看到房子在交换行为中实现的商业价值。对于玛格丽特,别墅代表着质性,而在亨利的眼中,别墅代表了量性。

三、金融资本主义的经济扩张与帝国精神

当大量的资本游离于生产之外,国际间的资本竞争就会加剧,资本就会从某个垄断区域流出,去追寻更高利润的投资收益。19世纪下半叶,因国内商品生产竞争加大,从而大批资金流向国外以获取更高的收益。1900年之后,超过一半的英国资本投向海外。^{[11]75}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在《后现代的状况》中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与空间和时间的改造相联系。19世纪中期以后,资本主义借助于铁路等交通技术,借助于电报等通讯技术,大大地改变了空间配置。由于强大的对外贸易扩张意志,资本主义必须重绘全球地貌图。资本主义的这种扩张随之带来的结果是,全世界的空间被非领土化,剥夺了它们先前的各种意义。资本的伟大本能就是要穿透各种空间障碍,不断地寻找新的地盘,不断地将非资本领域资本化。空间就是在资本和贸易的力量下得以重新铸造。资本的本能是流动,流动的目的是为了增值。帝国主义为了满足资本的本能,只好重新塑造新的地理空间。^{[12]108}金融资本不相信资本主义利益的和谐,而是清楚地知道:竞争日益成为政治的权力斗争。和平理想失去了光泽,代替人道理念的是国家强大的理想。这种民族思想转化为把本民族凌驾于其他民族之上的种族主义思想。^{[8]386}

尽管小说的背景是伦敦、哈福德郡,多塞特和什罗普郡,帝国的阴影一直都在小说中。威亨利·尔科克斯的小儿子保罗被派往非洲做生意,大儿子查尔斯曾经是布尔战争的退役军人。布尔战争(1899—1902)是英帝国积极参与瓜分非洲殖民地的战争。亨利年轻时也在塞浦路斯服役了十年。多莉是印度

军官的女儿,哥哥目前正在南亚次大陆服役。沃林顿太太刚刚从殖民地回来,她告诫不要对觉醒的殖民地人民吹毛求疵。“一旦关系断了,我们还算老几。”^{[7]265}

资本输出是金融资本的本质特征之一,也是资本主义迅速扩张的条件。^{[8]389} 威尔克斯家族经营的是帝国与西非橡胶公司。对于自己的生意,亨利只是向玛格丽特暗示过。扑朔迷离也正是他财富主要来源给人的观感。玛格丽特第一次来到亨利的办公室,看见挂在壁炉上方挂着一张普通的西非地图,而对面挂着一张非洲地图,“看上去如同一头标出鲸脂的鲸鱼”^{[7]246}。第二张地图反映了欧洲列强在 1884 年柏林会议后对非洲的瓜分和原材料的掠夺。柏林会议是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刚果地区的分赃会议,也成为欧美列强疯狂争夺非洲的新起点。欧洲强国通过残酷屠杀、掠夺财富,侵吞土地、发展单一经济使非洲殖民地的经济完全处于依赖地位。橡胶是电气产品、自行车和汽车生产不可或缺的原材料。1880—1910 年,橡胶成为市场最紧俏的商品。1910 年 4 月 20 号,伦敦证券市场的橡胶价格达到每磅 12 先令。难怪玛格丽特告诉海伦,威尔科克斯家族经营的是“一个大生意”。正是在对殖民地狂热投机和利润可观的背景下,威尔科克斯家族的财产快速增长,当玛格丽特、亨利和提比想办法应付海伦的古怪行为时,叙述者写道:“那个和蔼的、周到的主人消失了,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是那个从希腊和非洲赚来了钱财的男人,他只用几瓶杜松子酒换得了土著人的大片森林”^{[7]354}。

从威尔克斯的帝国与西非橡胶公司运营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的英国采取了工业投资形式将资本输往殖民地,利用廉价劳动力、原材料和市场,建矿厂、修铁路,榨取利润。殖民扩张造就了亨利的金融精神:务实、实干、专心致志、精明的生意头脑。对于穷人,亨利认为:“穷人就是穷人,你尽可能为他们遗憾,但是仅此而已。随着文明的前进,脚下的鞋总有地方会夹脚。”^{[7]236} 玛格丽特认为以威尔科克斯为代表的现代资本家身上的“武士和猎人”精神正是英国社会发展的精神延续。威尔科克斯就是完美地适应了这个时代演化的生物,无论国内国外,他都完完全全适应资本主义丛林法则。施莱格尔虽然表面上不支持帝国主义,但潜意识具有种族偏见,认为尼日利亚是“一个荒凉的国家,不诚实的土著,没完没了地为新鲜水和新鲜食物操心”。她表扬亨利的小儿子保罗去尼日利亚工作,是到那里“履行他的责任”,是民族的骄傲,“难怪英国会成为一个帝国呢”。一个帝国让我厌烦,但是我欣赏建立帝国的英雄主义。^{[7]137}“他们可以让一个地方有活力……他们也让英格兰有活力。”^{[7]342}

四、金融资本主义与国家权力

希法亨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的特点就是集中过程,这些过程一方面表现为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形成而扬弃自由竞争,另一方面表现为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之间越来越密切的关系。由于这种关系,资本便采取了自已最高和最抽象的表现形式,即金融资本形式。金融资本,在它的完成形态上,意味着经济的或政治的权力在资本寡头手上达到完成的最高阶段。对金融资本来说,国家的权力地位成为直接的利润利益。金融资本所希望的不是自由,而是统治。^{[8]389}

在听到玛格丽特关于富人如何处置自己的钱财——是留给自己的家族,还是留给穷人这个问题时,福斯特描写到:“这个生意人笑了。自从他妻子亡故,他已经把自己的资产翻了近一倍……,他到底是一个重要人物……,他好像把这世界攥在自己手里,聆听着泰晤士河哗哗地向内陆倒灌。对两位姑娘来说泰晤士河妙不可言,对他来说却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因为掌握了特丁顿船闸的股份,他对泰晤士河漫长的潮谷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他和其他资本家认为效果很好,有朝一日还会把低潮期缩得更短……,他感觉他的手牢牢地抓牢了生活的所有绳索,他所不知道的东西,就是不值得知道的东西。”^{[7]163} 特丁顿船闸是泰晤士河上最大的船闸,建于 1811 年,长 198 米,有三道闸门,一次可通过一艘拖轮和 6 只驳船。

亨利的股份公司掌控着伦敦的现代水流控制系统,管控了泰晤士河上的潮谷;泰晤士河是英国重要的水上交通枢纽,相当于管控了伦敦海运通道。阿里希认为,迄今为止,资本主义的存活和发展并非仅靠其市场经济的力量,而是有赖于其资本一次次地和国家权力成功而有力的结合。无论是在物质扩张,还是在随之而来的金融扩张阶段,国家权力一次次地给予资本以新的生存空间。^{[8]386}

工业革命后,英国在经济上大力奉行自由贸易政策,并逐步取消了农业、工业产品的限制。1846年《谷物法》的废除,标志着英国全面放弃关税保护政策,从此,英国成为一个完全奉行自由贸易的国家。但是在20世纪初,美德等国家经济迅速崛起,面对强大的竞争对手,为了保护自己在世界贸易中的领先地位,帝国政治家约瑟夫·张伯伦大力宣传了关税改革运动,主张对外国进口物品征税避免当时已经实行关税保护的德国和美国的冲击,通过与帝国殖民地的特惠制加强英帝国的统一,保护国内工业的发展。而自由贸易支持者则认为关税保护会提高原材料的价格上涨,损害英国工业的发展,征收食品税会导致人们生活成本的增加。在李斯特的经济国家主义的影响下,张伯伦的关税改革方案由此提上20世纪初的经济政治日程。1899—1902年的布尔战争促进张伯伦的关税改革运动。布尔战争是英帝国积极参与瓜分非洲殖民地的战争。战争使英国财政开支大幅增加。英国恢复了进口谷物登记税。小说中沃林顿太太催促威尔科克斯等呼吁英国实行关税改革,通过金融资本家对国家权力施压和影响,促使英国政府放弃工业革命之后大力奉行的自由贸易政策,对外增加关税壁垒,实行贸易保护政策。保护关税和扩张成为统治阶级的共同要求。金融资本的经济扩张必然导致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金融资本的发展,根本地改变了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结构。资本主义垄断的结成唤起资本对强化国家权力的关心。同时资本通过了自身的经济力量,间接使其他阶级的利益服从于它自身的利益,来获得支配国家政治的力量。^{[8]389}

五、金融资本主义的“新中间等级”

希法亨指出:新中间等级是指工商业中的雇员,他们由于大型企业的发展而大大增加,并在各个级别上成为生产的真正管理者。这个阶层的生长甚至超过了无产阶级。机械化大规模生产加快资本主义企业的扩张,符合各类技术雇员的切身利益,并使产业中的雇员成为资本主义大规模发展最热情的拥护者。对发迹的关心,对晋升的渴望,在每个雇员身上苏醒过来。每个人都希望提升比别人快,由半无产者的境遇提高到资本家的收入高度。这个阶层的思想意识和出身都是属于资产阶级。随着股份公司的合并,最优报酬的位置被大资本家阶层垄断,职业升迁的前景十分黯淡了。他们是这样的—一个阶层:由于对沦为无产阶级的恐惧,使他们保持仅仅不被当成无产阶级而作不懈努力。他们同时也是这样一个阶层:对无产阶级的仇恨最强,如若被称为劳动者,便感到是一种侮辱。当然,一方面是害怕社会地位低微,一方面则是重视对劳动的伦理评价。这种思想意识使雇员对无产阶级的观点保持较远的距离。^{[8]403}

《庄园》的创作背景是20世纪初期爱德华时代,即阿里希分析的第三个周期,英国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巨变。英国已经从工业资本发展到金融资本、海外资本均很繁荣的帝国主义阶段,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社会的总体财富大大增加,穷人的生活状况也较六七十年前有了根本的改善。但是社会各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却并没有因此而减弱,特别是大量的农业人口涌向城市,英国的社会面貌已经有了很大改变,土地不再像维多利亚时期那样是社会重要的凝聚力。

小说通过中产阶级内部三个社会阶层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充满戏剧性诗意的笔触,成功记录了一幅伦敦内外现代社会的商业政治文化画面。福斯特借助叙事者的口吻表明其阶级倾向:“我们对真正的穷人并不关心……,本篇故事只涉及上流人士,或者只涉及那些假装自己是上流人士的人。那个青

年,伦纳德·巴斯特,站在上流阶层的最边缘,他没有落入深渊,但他看得见深渊。”^{[7]54}巴斯特来自体面的中下层阶级人家,祖父是林肯郡出生的,外祖父来自什罗普郡,母亲家的其他人则来自兰卡郡。他不属于工人阶级,也不属于威尔克斯那样富有的实业家阶层,也非施莱格尔有可靠收益的食息阶层,而属于地位不稳定的城市中产阶级。在他身后还有以杰姬为代表的生活在深渊的人。巴斯特代表了城市化中自耕农的境遇。“他(威尔科克斯)有自己的公司,知道就业情况——空缺位置寥寥无几,几百个求职人都在竞聘。”^{[7]167}巴斯特只是波菲里恩火险保险公司的一名小职员,他日复一日机械地做公司要求他做的工作,诸如“做账、写信,向新客户解释规章,然后把这一套向老客户再作解释。”这份工作虽然收入微薄,还是可以确保他稳定的生活,偶尔可以去音乐厅欣赏高雅音乐。当威尔科克斯透露波菲里恩公司没有加入消防联盟、低价抢生意、官司不断,而且那些上市公司也不会伸手去救助等商业内幕,并且断定它不是一家可靠健全的公司时,“伦纳德不知道。他只了解这架机器中他自己所在的角落……,它真正的战斗力、它的实绩、它和商业神殿其他成员的私交——所有这些对普通老百姓来说都是雾里看花……。”^{[7]173}巴斯特不得不听从海伦的劝告,离开波菲里恩火险保险公司,转到登普斯特银行,他的生活却大不如从前。最后登普斯特银行的工作也失掉,最终落入失业的深渊。可以看出,金融资本主义阶段,随着卡特化化和垄断的加强,雇员,尤其是处于依附地位的以及沦为报酬低和劳动时间长的工人地位的那部分雇员,越来越被推到无产阶级一边。

本文结合金融资本理论和英国社会历史史料,分析了英国金融资本主义时期的经济特征在《庄园》中的具体表现,以及伴随现代化进程而出现的游牧文明以及金融阶级的经济价值伦理观。福斯特将金融资本主义阶段内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关系投射到城市与乡村的对立,并以此作为小说的叙事动力。小说结尾表明作者希望借霍华兹庄园这一符号隐喻维多利亚时期的稳定性,在瞬息变化的城市空间中构建起一个经济文化的稳定之物。

福斯特目睹了现代城市的崛起和传统庄园的衰落,他本人同样处在从传统到现代主义的过渡时期。福斯特在1944年的一次演讲中强调:“一次巨大的经济浪潮,包括英国在内,正在世界范围里推动着农业向工业主义的转变——这一过程始于一百五十年前。”^{[13]209}福斯特的“一次巨大的经济浪潮”恰好呼应了以理性、技术、进步和工业为特征的现代性时期。《庄园》呈现出现代性导致的瞬息性、不确定性、流动性、个体的无归属感,揭示了作者对现代性的焦虑和矛盾态度。福斯特在小说第十三章中以特有的笔触描述了经济快速发展进程中文学范式的变化:“对伦敦说三道四不再时髦了。大地作为艺术崇拜的好日子过去了。文学在不久的将来也许不会把乡村放在眼里,开始青睐城市了。人们可以理解这样的反应。关于潘神和基本元素,公众已经听得够多了——它们好像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而伦敦则是乔治王时代的——那些真正关怀大地的人们需要耐心等待,看看潮流的钟摆什么时候才能再度摆回她那里。不用说,伦敦让人着迷……。”^{[7]132}

[参 考 文 献]

- [1] 候维瑞. 现代英国小说史[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6.
- [2] 孙寿涛. 试论阿里希的积累周期理论[J]. 生产力研究, 2006(2).
- [3] 列宁.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1.
- [4] 周宏, 李国平. 金融资本主义:新特征与新影响[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3.
- [5] Paul Delany. 'Islands of Money': Rentier Culture in E. M. Forster's *Howards End*. [M]//Jereme Tambling (ed.), E. M. Forster. London: MacMillan, 1995.
- [6] Wifred Stone. Forster on Profit and Loss [M]// G. K. Das and John Beered al.. E. M. Forster: A Human Exploration.

London: The Macmilian Press Ltd, 1979.

[7] E. M. 福斯特. 霍华兹庄园[M]. 苏福忠,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6.

[8] 鲁道夫·希法亨. 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9] Karl Marx. Capital, vol. 1[M]. New York: Penguin, 1979.

[10] Grgina Martin. Financial Capitalism and the Creeping London of *Howards End* and *Tono-Bungay*[J]. Criticism. 2013, 55 (3).

[11] Eric Hobsbawm. The Age of Empire, 1875—1914[M]. New York: Vintage, 1989.

[12] 汪民安. 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13] Randall Stevenson. Forster and Modernism[M]//David Bradshaw et al.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 M. Forster.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Approaching Financial Capitalism in E. M. Forster's *Howards End*

Luo Wenli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 As the basis of writer's existence and creation, economical elements has interspersed in the writer's personal life, writing motives, values, ways of writing, writing content and works reception. E. M. Forster's *Howards End* is regarded as a novel of social conditions. It depicted the great economical change in London in the early 1920s, and economic activities of the middle class and economic morality and reflected the opposition between country and city, money and culture, tradition and progress in the progression of modernization, which shows the author's worries about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s' on the culture and national identity. The author wanted to connect the different nations and classes through the symbolic pastoral image of *Howards End*.

Keywords: *Howards End*; financial capitalism; financial capitalist culture

[责任编辑: 孟西]